## 2016年秋赴法国里尔政治学院交流小结

2017-05-24 11:13:47

谨以此文献给我法兰西的故乡,我美丽的里尔,和我所有的北方友人们。 À ma ville natale française, à ma belle Lille, et à tous mes amis Ch'tis. 法国喜剧导演、演员和编剧Dany Boon(一个类似于徐峥和姜文混合体的人物)出生在法国北方城市 Armentières。在他2008年的一部名为《欢迎来北方》(Bienvenue chez les Ch'tis)的电影中讲述了因在申请中造假受处罚而调来北方担任公职的法国南方人和北方本地人的喜怒哀乐——似乎每个国家的南方人都认为北方是"穷山恶水"❷。其中有一段精彩的对 白:"每一个来到北方居住的外乡人,都会痛哭流涕两次:初到时,和临别时。" « Quand un étranger va vivre dans le Nord, il va braire deux fois: quant il arrive, et quand il repart. » 这部有笑有泪的电影虽然是导演和家乡旅游局联合制作的"宣传片", 但它确实一语道出了北法的魅力。 里尔(Lille)便是这片土地的首府,也是法兰西"国父"戴高乐将军的出生地。地跨法比两国的里尔 都会区拥有超过百万人口,是法国外省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连通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的"欧洲之星"列车的枢纽站。包括里尔在内的法国 北方、比利时中东部一直到荷兰南部地区被称为弗兰德斯,自文艺复兴时代起就是商贾繁华之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使这里在工业革命期 间不断积累财富,但一切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化为灰烬。战后,里尔并凭借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发展为文化科教中心。2004年,她被 选为"欧盟文化首都"。 由巴黎向北两百余公里,乘坐高铁约一个小时就到达这个热情友好的城市。走出开放于1843年新古典主义风格 的里尔-弗兰德斯火车站(原名里尔站,随着"欧洲之星"的开通和里尔-欧洲火车站的兴建,改名为里尔-弗兰德斯站以示区别),眼前便 是通向老城的商业大街。乍一看,这里的建筑与巴黎从第二帝国时代遗留下的奥斯曼式城市规划风格并无二致,只是在蓝顶白墙的巴黎 式建筑中穿插着红墙尖顶的本地风格建筑。站前广场不大,一个小型喷泉就占据了它的绝大部分地盘。广场对面是各式本地风味的餐厅 和小酒馆。青口贝(moules),黑啤炖牛肉(carbonade flamande),马洛尔乳酪挞(tarte au Maroile,味略重,慎点),当然 还少不了炸薯条和修道院酿啤酒,都是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在站前广场就能全部尝到,吃货技能get。 里尔市中心不大,绝大部分地 区步行即可到达,前往较远的地方则可搭乘便利的公共交通。车站右手边的现代建筑是里尔-欧洲车站和商业中心,沿着以出生在里尔的 前法属塞内加尔总督命名的费代尔布大街(rue Faidherbe)笔直走,则能到达以戏剧广场(Place du Théâtre)和戴高乐将军命名 的广场(Pla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为中心的里尔老城(vieux Lille)。按来时的方向,正对面典型弗兰德斯风格的建筑便是里尔老证券交易所,穿过戏剧广场对面则是歌剧院。前行不过数十步更大的开阔地带则是戴高乐广场,通常这里也是节日庆典和美食节的 举办地。里尔最著名的商店、酒馆和咖啡厅,都在这里的步行范围之内。 若在抵达戴高乐广场前就提前左转走巴黎路(rue de Paris),则可以很快穿越老城抵达产业革命后逐渐兴建和改造形成的新城,虽然里尔并没有明确的"新城"(ville neuve)之称。这里 的建筑多为低矮的两三层红砖尖顶小楼,偶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混凝土公寓楼穿插其中。 经过其左侧的圣莫里斯教会,与巴黎街 相交的第一条大街就是莫里奈街(rue du Molinel)。这也是我在里尔的"故居"。在里尔租房并不难,房价也比巴黎伦敦等大城市低 得多。法国许多租房、合租中介网还能提供很多便利服务,里尔政治学院(复旦的交流伙伴学校)还会帮助交换生找房。 莫里奈街上开 着大大小小的亚洲餐馆,尤其以中式小馆和日式寿司店居多。在这里向左转便能走回里尔-弗兰德斯车站,向右则能到达分割新老城区的 自由大道(Boulevard de la Liberté)。若是直走,则能看到著名的里尔钟楼(beffroi de Lille),巴黎门(porte de Paris), 并且到达里尔政治学院(Sciences Po Lille,又称Institud d'études politiques de Lille,简称IEP Lille)新校区。 钟楼 (beffroi) 是弗兰德斯文化的独特产物。作为前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控制性特权之一,报时权一直都为教会所掌握。而钟楼的修建则象 征着采邑领主的世俗权力直至后来市镇的自治权,同时还兼具着召集市民和警报功能。因此,与被一所主教堂俯瞰的大多数欧洲城市不 同,弗兰德斯地区的城市多拥有两座等量齐观的制高点,即为天主教堂和世俗钟楼。南起法国城市亚棉,穿越里尔所在的北方-加莱海峡 大区,直到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等比利时名城,这种格局在大多数城镇得意保留直至今日。 里尔则破例地拥有两幢钟楼。一座位于戏剧 广场里尔歌剧院旁,现在是里尔商会所在地;另一座则位于巴黎街上的市政府旁。这座高达百米的弗兰德斯风格建筑是里尔绝对的制高 点,每月还有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 钟楼脚下便是风格迥异的巴黎门。作为老里尔城墙的一部分,这座建于17世纪的"凯旋门"是路易 十四为彰显战胜西班牙的功勋而建的。因其开门方向正对巴黎,故称巴黎门。其实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里尔城才易了主,被法国从西 属尼德兰手中夺去。 穿过巴黎门走十余米,便来到了施洗者约翰公园(Parc Jean-Baptiste Lebas)。再往前是曾经的工厂区和里尔 政治学院老校区;公园左侧是废弃的老车站,现在被改造成类似北京798艺术区的创意园区,里面的酒吧经常举办各种派对展览;右侧 则是安静的"新"城住宅区, 里尔政治学院新校区即位于此。 法国高等教育多采用专门教育体制, 与英美"综合性大学"传统有所不同。 Sciences Po本意即为"政治科学"(度娘翻译则亲切地译作了"科学宝"),是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由埃米尔·布特米(Émile Boutmy)等人创建的,巴黎政治学院至今仍有以他命名的优秀国际学生奖学金。1945年,戴高乐将军根据巴黎Sciences Po为模 板,在法国外省创立了9所地方性"科学宝",设立于1991年的里尔政治学院便是其中之一。 里尔科学宝同时也是欧洲"伊拉斯谟"交换 生项目(Programme Erasmus)的成员之一。Erasmus取自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之名,同时也是 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的首字母缩写,是欧盟"多元一体"价值观的体现。中国交换生其实并不属于这个 项目的范畴,但为了称呼方便,里尔科学宝把所有交换生都叫做Erasmus students (étudiants Erasmus), 也成立了专门的学生 社团帮助交换生、组织活动(浪)。 交换学生中除了少数亚洲和美洲学生,绝大多数是"伊拉斯谟"项目伙伴学校的欧洲学生。在这里能深刻感受到欧盟一体化建设的成果。虽然今天的欧盟面临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挑战,但各国年轻人的友谊却让人对他们共同和有 区别的未来充满信心。一次我和来自丹麦和匈牙利的朋友们聊天,她们两人便很惊奇地发现双方文化中竟存在着如此相似的地方。这与 我在复旦与上海同学聊天, 却发现我们所讲的两种完全无法互通的方言中竟有如此高比例的同源词(却都不存在于普通话中)时"柳暗 花明"的喜悦十分类似。 学校课程并不难, 前提条件是语言一定要过关。要知道这里的课程并不是语言课, 而是实打实的外语授课的社 科课程。所有教职员工人也超nice,有问必答,只是法国人的习惯是凡事预约,直接前去找老师/行政人员则很可能无功而返。由于我 是法语系学生,因此在科学宝全部修读了法语授课的课程,但学校本身为交换生开设了专门的英语授课课程和法语语言课程,授课教师 多来自欧洲甚至全球各地。我修读的课程包括法语语言课(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传媒与公共领域史(histoire des médias et de l'espace public), 战后南北关系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Nord-Sud), 和比较政治制度(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omparées)。在这里上文科课程,能够从与国内不尽相同的角度看问题,从而得以理解其中的精妙和细微差别之处。此 外,老师给分也都十分不错(科学宝规定交换生不会挂科)。 里尔政治学院针对国际学生的行政手续虽较为繁琐,但工作效率十分高, 并不是所谓的"法式懒惰"。无论是针对前期国内行政和签证手续,还是回国后的转学分事宜,科学宝的高效作风都十分便利。 经过科学 宝后继续往前走,不久便能到达共和国广场和里尔美术馆。到达这里则再次有置身于巴黎之感,共和国-美术馆地铁站的装潢也和巴黎地 铁一号线卢浮宫站有几分相似。广场位于新老城交接的自由大道旁,这里也是莫里奈街的终点——欧洲城市处处有着不规则几何的规 划,尤其是三角式街区。 从共和国广场左上角向左转,便进入了莱昂·甘必大大街(rue Léon Gambetta)。这条以第三共和国一位 总理命名的街道两旁开满了各式异域风情的商店,从中国超市到印度餐厅无一不有。更重要的是,它链接了并行的自由大道和索尔弗利 诺大街(rue Solférino),后者是里尔最著名的酒吧街,除周一外几乎夜夜笙歌至天明(冬天九点钟天还不亮的时候除外)。 莱昂·甘 必大大街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穿过了夜生活区之后仍然商旅不绝。道路尽头的瓦泽姆街区(quartier Wazemmes)被认为是不安 全的街区,但是只要不在夜间单独出行也是没有安全风险的。尤其是,每周日白天在这里举行的集市热闹非凡,各类生鲜小吃的价格又 大大低于家乐福(which周日还不开门)等大型商超,因此也是必逛场所之一。 搭乘地铁黄线回到里尔老城,值得参观的地方还有很 多:拉特蕾依圣母堂,戴高乐将军故居,古城堡...里尔虽不是以旅游而闻名的城市,但其底蕴和魅力却深深使人着迷。这种魅力不像巴 黎那样一见面就令人叹为观止,却是要长久生活后才能逐渐体会到的弗兰德斯人的生活节奏。 2016年12月23日,我结束了在里尔的 生活。在开往巴黎的高铁列车即将发车时,我对前来车站送行的当地挚友说:"Dany Boon错了。其实每一个到北方居住的外乡人都会 痛哭流涕三次:初到时,临别时,和重返时。"